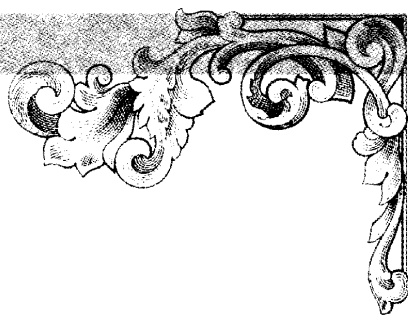




目 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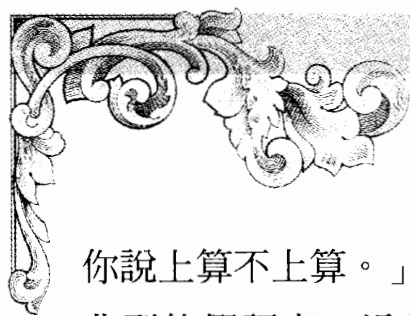
1	序言
4	作者簡介
2	引言 一個請罪人歸向神的迫切邀請
6	第一章 歸正的誤解
14	第二章 歸正的性質
42	第三章 歸正的需要
64	第四章 未曾歸正者的特徵
78	第五章 未曾歸正者的悲慘
100	第六章 給未曾歸正者的指導
128	第七章 未曾歸正者的獨白
134	第八章 歸正的動機
146	結 論



序言

約瑟·艾嵐牧師所寫「給未曾歸正者的警告」一書實在是現今假福音充斥、福音混雜的時代中，所急需的一本傳揚純正福音的寶典。這個世代是非常黑暗的世代，因為從來沒有一個世代像今天這個時代，有這麼多的所謂基督教會宣稱被建立起來，也從來沒有一個世代像今天這個時代，有這麼多的所謂基督教會團體宣稱在傳福音，實際上卻沒有傳純正的福音。有成千上萬的人振振有詞地辯稱自己是基督徒，也受過洗，卻是未曾歸正的人，這是怎麼回事呢？基督教在華人的社會中並沒有什麼影響力。為什麼會這樣呢？那是因為人們出入基督教會，卻無真理可聽、不明白真福音是什麼、沒有重生、未曾歸正。先知阿摩司在阿摩司書八章 11 節的描述正是他們的寫照：「主耶和華說，日子將到，我必命饑荒降在地上。人飢餓非因無餅，乾渴非因無水，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。」

筆者在滇北地區培訓的時候，曾經聽過一首所謂福音的歌謠：「信耶穌，真上算，不喝酒，不抽煙，不燒香紙，不賭錢，一年省下多少錢。省下錢，好吃穿，過日子，不費難，死後還把天堂上，



你說上算不上算。」這一首詩歌乍聽之下，令人莞爾，其實這正是典型的假福音。這首歌謠正反應了約翰福音二章23-25節中所說的：「當耶穌在耶路撒冷過逾越節的時候，有許多人看見祂所行的神蹟，就信了祂的名。耶穌卻不將自己交託他們，因為祂知道萬人也用不著誰見證人怎樣，因祂知道人心裡所存的。」主耶穌基督在世傳道的時候，有許多人跟隨祂，然而這些人真的是渴慕祂嗎？因為祂知道那些人只是表面上跟隨祂，信靠祂的所謂「信徒」心裡存的是「現實」，因為這些人的心思意念只在「求東西，得飽足」。因此這些人的「信心」是假的，是「徒然相信」。

令人悲哀的是，當今許多教會或機構的福音工作一直在簡化，簡化到只要幾個步驟，就企圖讓人成為一個所謂的基督徒。他們常常誤導人說：「只我要口裡承認，心裡相信，受過洗，就有了永生。」或者說：「只要我舉手決志，就是個基督徒了」。也有人認為，一個罪人可以不要認罪悔改，不要有一顆為罪憂傷痛悔的心，只要你願意就可以做基督徒。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我們常常看到一個人受洗之後，不讀經、也不禱告、不守安息日；所謂的「信主之後」與「信主之前」沒有什麼大的不同。「信主之前」，作生意偷斤減兩，「信主之後」，作生意仍然偷斤減兩；這種人在禱告時可以學的像個聖徒，作生意時卻是個騙徒。「信主之前」，有人打電話找你，你不想接，就叫孩子說：爸爸不在家。「信主之後」，有人打電話找你，你不想接，還是叫孩子說：爸爸不在家。好簡單，這個所謂被主重價買贖的罪人，三兩下就把真理給賤價出賣了。福音的



真理常常因著個人的利益，就被出賣了。

假福音不能使一個已經死在罪惡過犯中的人得救（提後二 16-18），因為聖靈，就是真理的靈不可能會運行在一個虛謊的假道中，只會在真道中運行，使人得救（羅十 17；約十六 13，14；約壹二 20-23）。從古至今，假教師向來以一種典型的謊言來教導、迷惑眾人偏離真道，那就是：不把上帝所說的話看為重要的（加一 5-10；雅一 8）；同時把恩典當作放縱情慾的藉口（猶 4；彼後二 10；提前二 19），想要立自己的義，就不服神的義了（羅十 1-4）。

祈盼本書的出版，正如同約瑟·艾嵐牧師在四百多年以前的禱告一樣：求神使此書成為溪中被挑選的石頭（撒下十七 40，45），也像囊中掏出一塊石子，射入那些神在創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耶穌裡所預備揀選的人的心裡，使他們歸正。

加爾文出版社社長暨

基督教華人改革宗台北教會牧師

（pastor, Chinese Reformed Congregation of Taipei

<http://www.reformed.com.tw>）

錢曜誠 牧師

主後 2003 年 6 月 11 日於台北



作者簡介

約瑟艾嵐（Joseph Alleine）出生於英格蘭威爾特郡（Wiltshire）戴維茲（Devizes）的一個清教徒家庭中，他於1634年的4月8日受洗。當時的英格蘭正處在一觸即發的內戰混亂痛苦之中，約瑟艾嵐十歲前，在他住家前的市場廣場上，響徹著國王派（Royalist）與圓顱黨（Roundhead）之間在Roundway戰役（1643年的7月）發出的隆隆砲聲與槍聲。兩年後形勢倒轉了，克倫威爾（Cromwell）自己也設法使議會的藍色旗幟，在剛好座落於約瑟艾嵐童年時期之家正對面舊城堡的旗竿上升起。約瑟艾嵐的家庭也並非沒有遭遇困難，他的父親雖然是一位具有不錯地位的呢絨商，卻也遭逢因戰爭而導致經濟上的不幸。約瑟艾嵐已在牧會的長兄——愛德華（Edward）於1645年逝世。

同年，約瑟艾嵐「表達要參與基督徒之競賽」並且央求他的父親讓他受教育，好讓他「能繼任他兄長的事工。」於是，1649年4月他前往牛津並受教於神學家約翰歐文（John Owen）和湯姆古得文（Thomas Goodwin）。1651年11月他從林肯學院（Lincoln）轉



至基督聖體學院（Corpus Christi），後者在聖徒愛得華史坦敦博士（Dr. Edward Stunton）帶領校務之下，成為更徹底的清教徒神學院。他於1653年7月6日在此神學院獲得學士（B.A.）學位，並且成為講師，後來成為院牧。亨利傑西（Henry Jessey）毫無疑問地受到約瑟艾嵐部分的影響，因此他於1660年寫道：「我認為在這個世界上除了基督聖體學院之外，幾乎沒有一個地方會有一群對上帝敬虔並擁有純淨敬拜能力的人。即使這個世界上曾經有一個叫伊甸園的地方，然而如今卻是個荒蕪的曠野。」

無怪乎傑出的清教徒神學家，位於坦敦（Taunton）的聖抹大拉馬利亞（St. Mary Magdalen）教堂的牧師——喬治牛頓（Geroge Newton 1602-1681）於1655年召喚約瑟艾嵐成為他的助理牧師。當時的坦敦係一擁有人口約兩萬人的羊毛製造小鎮，並且是位於西郡的清教徒重要根據地。此一小鎮的屬靈氣氛很清晰地十年之前英勇的堅穩中呈現出來：該鎮曾不止一次抵擋了來自國王派（Royalist）毀滅性的圍攻；甚至當該鎮一半的街道都被如暴風雨般的砲擊所焚燒殆盡，並且有許多居民餓死時亦如此！約瑟艾嵐身處於薩摩砂郡（Somerset）的山丘、草地和果園中，雖是短暫的事工，卻是永難忘懷的。

約瑟艾嵐在他開始就任坦敦的事工之後，隨即於1655年的10月4日與他的表妹席朵霞（Theodosia Alleine）結婚。她是一位具有專一靈命的女子，為了她丈夫的事工，存留了令人動容的記述。她責怪其丈夫惟一的「錯」就是他沒有花更多的時間陪伴她。為



此，他曾回答說，「噢，親愛的！我知道你的靈魂是安穩的；然而有多少正往滅亡路上走的人需要我的看顧呢？噢，我想我可以為他們付出更多！」約瑟艾嵐的一生可以他自己的話為例證：「賜給我一位把光陰視為較精金為貴的人。」在一個禮拜開始之時，他會說：「另一個禮拜已在我們眼前了，讓我們為了上帝而運用這個禮拜，」每一個清晨他會說：「讓我們好好的把今天活出來！」他的妻子記載有關他一生的健康狀況時說：他常常在清晨四點或更早的時候起床，在安息日的清晨若他已醒來的話，他會起的更早；如果他在靈修之前聽到任何鐵匠、鞋匠或小販的交易聲時，他會感覺很憂慮；之後他會說：「噢！這樣的喧嚷聲使我感覺慚愧！我的主難道不配比他們所賺得的更多嗎？」從清晨四點到八點他把時間花在禱告、聖潔的沉思、唱詩歌。他非常喜歡唱詩歌，每天獨自練習，也與家人一同練習。

他為了人的靈魂而勤勉勞碌於盡敬虔的靈修之責。席朵霞在家中開了一所孩童學校，而她的丈夫每一禮拜有五個下午跟進未曾歸正者的緊急鐘聲呼喚。這鐘聲一周復一周來自聖抹大拉馬利亞（St. Mary Magdalen）教堂的莊嚴塔底。他存有一份每一條街道居民的名單，要確知是否所有的人都拜訪過並且以系統的要理問答教導過，這使得無數的靈魂歸正¹。喬治牛頓說：「他的代求與勸勉，

註1：「主悅納我們的努力並且大大的祝福我們。」席朵霞艾嵐寫道：「因此在短短的幾年中有許多先前與上帝隔絕的罪人歸正。」*Joseph Alleine*, by Charles Stanford, 1861，頁101。



許多時候都是如此滿有情感的，如此充滿聖潔的熱忱、生命和活力，以致於完全征服了他的聽眾；他將他們的心消化了，而且有時候溶解了最剛硬的心。」很明顯的，即使處於一個在大有能力的證道和成功的佈道上相距不遠的時代裡，約瑟艾嵐的事工在他眾弟兄的眼中仍是傑出的。位於 Apostolic North Country 的清教徒，奧立弗海伍（Oliver Heywood）聲稱：「幾年間已培養出比約瑟艾嵐更傑出的傳道人。」巴克斯特（Baxter）提到他的「牧會上的偉大技巧，展現在對公眾從聖經上的解經及運用上，是如此的令人心消化，如此的具有能力。」

從約瑟艾嵐獲此事工開始，恩典的日子已近黃昏了。三年內克倫威爾離世了。二年多來，坦敦（Taunton）的鐘聲為要迎接查理二世（Charles II）的歸回並君主的復辟而歡樂的響起（1660年）。但是清教徒快樂的心是指日可數的。如腓力普亨利（Philip Henry）所說：「這個國家中敬虔的景況」因 1662 年這聲名狼籍的單一法令（*Act of Uniformity*）而消逝。有二千位曾出現在英國的最好的牧師從他們的講臺被趕走。有八十五位左右的牧師遭受到如此的痛苦。如我們所知、所想的，在薩摩砂郡（Somerset）的喬治牛頓、約瑟艾嵐亦在其中。不過，雖然約瑟艾嵐被禁止站立講臺，他卻拒絕靜默無聲；事實上，他的妻子告訴我們他是如何不沉默的：「他將其他的研讀工作擱置一邊，因為他認為他的時間所剩不多了。」他增加了證道的次數：「我知道他已在八天內講了十四次道，通常是十次，而在這幾個月內，六、七次是平常的。」



終於在經過許多次的威脅之後，約瑟艾嵐在1663年的5月26日接到了傳票；接下來的一個晚上，他依約定與他的會眾聚會到「凌晨一點或兩點，一直到他們顯示出已經預備好了；這些會眾從老到少皆有，人數超過好幾百；他向他們講道，並與他們一起禱告約三個小時。」第二天，他被監禁於伊耳契斯特（Ilchester）的監獄。一年之後，他被釋放，不過，卻面臨嚴厲的五英哩法令（*The Five Mile Act*）和非國教徒祕密聚會法令（*The Conventicle Act*）。縱然他的健康衰退，他仍舊恢復於祕密聚會中證道，一直到1666年7月10日止。那天晚上當他在一間私人居所的聚會中傳講《詩篇》一百四十七篇20節的時候，房門因為被持續的敲擊而破，於是他又再次被拘提入獄。又一次，他被釋放出獄，帶著絲毫不減的屬靈力量，思量著如何再傳講基督的福音。清晨起床的時候，他會告訴他的妻子：「我們現在又多有了一天」，「多為上帝活一天，讓我們好好地為上帝活這一天，為我們的靈魂竭力奮鬥，使今天的努力把財寶積在天上，因為我們生活在世的時間不多了。」他的妻子告訴我們，他如何帶著真實清教徒的精神，他的意念轉向於在威爾斯，甚至中國宣教事工的可能性。在英國人的心中未曾有人為耶穌基督的福音燃燒著如此的熱忱！然而艾嵐的工作已經完成，因為他的身體從未由監禁的艱苦中復原，並且他的身體快速的衰弱。1668年的11月17日，在他三十四歲的時候，上帝於眾惡尚未臨到之前將他攜離此一塵寰。留下年長的喬治牛頓在他的身體安息於教堂的高壇中時，侍立在旁。這裡曾一度響徹著他召喚未曾歸正者的「警



告鐘聲」。

這一本書把約瑟艾嵐信息的要旨具體化了，並展現了清教徒福音佈道工作的典範。語法上的措詞定然隨時代的變遷而有所不同，恩賜亦人人相異。然而，我們毫不猶豫的要說傳福音的原則是：在任何情況下，必須將真實的福音陳述出來。曾不止一位偉大的福音使者效法此書的觀點。喬治懷特飛（George Whitefield），在他還在牛津就讀的時候，在他的日記中提及約瑟艾嵐的《給未曾歸正者的警告》這本書如何「使他深受其益」。查理赫頓司布貞（Charles Haddon Spurgeon）曾記載說，在他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，他的母親時常在禮拜日的晚上當他們圍爐而坐時，會念約瑟艾嵐《給未曾歸正者的警告》這本書中的一段給他們聽。就是因為這一本古老的書籍，他被帶入對罪的真實痛悔，並歸正。「我記得」，司布貞寫道，「過去我在清晨起床的時候，第一件拿起來的東西就是約瑟艾嵐《給未曾歸正者的警告》，或者是巴克斯特（Baxter）的《對未曾歸正者的呼喚》這本書。噢！那些書籍，那些書籍啊！我研讀他們並且吞嚥他們……。」帶著清教徒屬靈的燃燒之火焰，司布貞已預備好踏著艾嵐和懷特飛的步伐而行。

自1671年本書問世以來，發行已無數版次。喀勒米博士（Dr. Calamy）在1702年寫下相關的事：「眾人將有感謝它的理由：以其分散的數量而言，在英國的語言中（除了聖經以外），沒有任何一部書能與之等量齊觀；有二萬冊以「呼喚」或「警告」為名的書已銷售一空，另有一萬五千冊以《天堂之路的明確指引》為書名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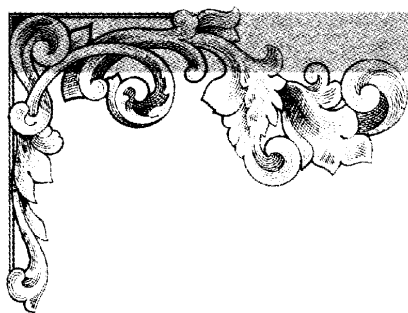


書籍已售出。有三萬冊於此書第一版印刷後即告售罄。」論及此一作品屬靈上影響之顯著的例證，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。將近在十八世紀末了之時，蘇格蘭高地地區會眾的牧者，一位在學術上較佈道熱忱更卓越的人，與一群教會的人接觸，受託要將《給未曾歸正者的警告》一書翻譯成蓋爾語（Gaelic）。此書於是經由他的手並且為了要替講臺尋找合適的材料，他開始把此書連續章節之精華重覆帶給他的會眾。其結果據說是：「讓長久以來被來自地獄的權勢所轄制的地盤，造成了一次普遍的奮興。」

我們盼望此書的精華藉著禱告能再次響徹於我們的土地並橫跨四海。我們推薦此書是上帝的祝福，祂的道是「活潑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」。「因為『凡有血氣的，盡都如草，他的美榮，都像草上的花；草必枯乾；花必凋謝；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。』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就是這道。」（彼前一24，25）

Iain Murray

1959年8月1日



引言 一個請罪人 歸向神的迫切邀請

親愛的朋友，我樂意承認我欠你的債，並且，既然我是上帝的僕人，我極欲盡本分竭力讓神所有的家人得到他們在基督裡的福分。醫生特別會關心那些罹患重病的人，父親也會特別憐憫他正奄奄一息的孩子，因此未曾歸正的人迫切需要我們的同情，也需要我們極努力的將他們「從火中搶出來」（猶23）。所以，我要在這書上首先對他們說話。

但我該從何說起呢？要如何才能贏回他們呢？哦！我迫切地想知道！我冀望能以淚為墨寫給他們，也希望用哭泣來強化我的說服力！我甚而想流乾我的血成為墨水，想跪下來求他們。哦！若我能說服他們悔改，我會何等地感謝神啊！

我為你們的靈魂費了多少苦心！我多次願意聚集你們！這麼多年來，我向神所求的是：「把你們帶到上帝的面前。」但願我現在就能成功！你們願意聽我的勸告嗎？



「但，神啊！我在這事工上無能為力。哎呀，我該用什麼刀劍刺透鱧魚的鱗甲，或使那如下磨石般結石的心有感覺呢？難道我要向墳墓說話，並期望死人聽從我的話而從墳墓出來嗎？難道我要向石頭演講，向山宣讀，並且期待他們因我的論證而移動嗎？難道我要叫瞎眼的看見？『從創世以來，未曾聽見有人把生來是瞎子的眼睛開了』（約九32）。但，主啊！祢能刺透罪人的心。我只能隨便開弓，但懇求祢引導箭射入甲縫。那位閱讀本書的罪人，求主治死他的罪，並且拯救他的靈魂。」

除非人進入重生的窄門，否則便無法上天堂；非聖潔，你不能見主（來十二14）。因此，你們現在要將自己獻給神；你們現在要預備你們的心尋找祂。你們要在心裡高舉主耶穌，在你們的家裡高舉祂。當以嘴親子（詩二12），擁抱祂的慈悲；觸摸祂的杖，好得生命；你何必死亡呢？我不是為了自己懇求你，而是為了你的快樂。我跑，是為了得這個獎杯。我心裡所願，向神所求的，是要你得救（羅十1）。

當我與你談及你最切身的事時，請容我些微地用一種朋友的直率和坦誠的方式。我不想扮演雄辯家的角色，對你發表一篇滿腹經綸的演講，我也不想憑能言善道的口才來討好你；我寫這些因為我有重要的任務，要叫你知罪；使你歸正，拯救你的靈魂。我不是運用修辭學，放餌在鉤上，也不是想贏得你的掌聲，而是要吸引你的靈魂。我的任務不是要討好你，而是要拯救你；我的目的不是要激發你的綺想，而是要影響你的心。我若沒有你的心，我就沒有你。



我若要取悅你的雙耳，我會選擇另一首曲子。若我要傳揚自己，就不會用這個方法，我會說一個更好聽的故事；我會為你安枕，說：平安。因為亞哈怎可能愛那單說凶言的米該亞呢（王上廿二8）？但朋友加的傷痕遠比妓女的巧言來得好，因為她用諂媚的嘴，直等劍穿他的肝（箴七21-23；六26）。如果我要叫一個正在哭泣的嬰孩安靜，我可能會唱歌為了使他的心情更好，或搖搖籃使他睡著；但若嬰孩是掉在火裡，那麼父母就會用別的方法；他們不可能唱歌，或是扮鬼臉使他安靜。我確定，如果我們沒有贏回你，你就沒有救了。假如我們不能說服你起來離開你的道路，你將永遠滅亡。沒有歸正就沒有得救！我必須得著你離棄自己道路的承諾；不然，在我離去後，你就要落入悲慘的光景中。

但提到這兒，我就又想起我的難題。「主啊！幫助我在溪中挑選石頭（撒下十七40,45）。我來是靠著萬軍之耶和華的名，就是以色列軍隊的神。我來，像幼年的大衛攻擊歌利亞一樣，要與『那些執政的、掌權的、管轄這幽暗世界的爭戰』（弗六12）。但願主今日攻打非利士人，搶奪壯士的軍裝，並且把落入他們手中的俘虜給我。主啊！挑選我的言語，挑選我的工具。當我從囊中掏出一塊石子，用機弦甩去時，但願神使這石子擊中目標，使它不是進入額內，而是進入仍未歸正之人的心內；擊打他，使他像大數的掃羅一樣，不支倒地（徒九4）。」

你們當中有一些人不知道我所說的歸正是什麼意思；若是這樣，我勸你們歸正也是枉然的。因此，為了你們的緣故，我要解釋



歸正的意義。

也有人抱著蒙憐憫的僥倖心態，雖然他們仍然生活在尚未歸正的光景中；我必須說服他們歸正的必要性。

也有人以徒具虛名的妄想剛硬自己，認為自己已經歸正了，對於這些人我要讓他們知道，未曾歸正之人的特徵是什麼。

也有人因為沒有感覺到有什麼危險的事就不怕，這些人就像睡在桅杆上；對於這些人我要讓他們曉得，未曾歸正之人的悲慘。

也有人因為看不到可以逃走的路而徬徨失措；對於這些人我要指示他們，歸正的途徑。

最後，因為我希望所有的人重生，所以我要闡明歸正的動機。